

遇上你，
并非我之所愿。
既已遇上，
就请你点一盏灯来，
为孤照亮这从锦绣地狱。

御高 喉 華 亭



系列·叁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鶴鳴華年 / 雪滿梁園著. —太原: 北岳文藝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378-3121-3

I. ① 鶴... II. 雪... III. 小說—中國—當代—作品—集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對號: 12472

鶴鳴華年

雪滿梁園◎著
HELI HUATING



山西出版集團
北岳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鹤唳华亭 / 雪满梁园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378-3151-2

I. 鹤… II. 雪…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041 号

鹤唳华亭
雪满梁园 著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7 字数: 225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78-3151-2

定价: 25.80 元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念吾一身·001

第二章

岁暮阴阳·009

第三章

尊子坚心·017

第四章

半面檀郎·025

第五章

所剩沾衣·037

第六章

白龙鱼服·51

第七章

胡为不归·064

第八章

逆风执炬·076



目录

contents. 1

第九章

军白发·092

第十章

悲风泪起·103

第十一章

绳直规圆·116

第十二章

常棣之华·131

第十三章

统树三匝·144

第十四章

革满囹圄·156

第十五章

日边清梦·171

第十六章

歧路之哭·187

第十七章

大都耦园·201

第十八章

我朱孔阳·219



目录

contents.2

第十九章

十年树木·237

第二十章

露散罗纨·255



甄氏服侍高祖定国，然也。未册天再册主曲，竟一列同千畏的料派千太
 不其平却千太百我，苦西的千强千太，常天怒喜的千太，矣非的千太
 齐斗足却千太而，豫中中京五县只，内官五斗百的因，

“。要料派粉主不嫌县河”，彭恩如

下好游嬉李大同中回却，想一思中藕甜杏甜只的支舞的太新然也
 不醉人的甜云亦坐个一料派主一能与自县需的甜，千太好展播来
 想矣，若是个甜的内甜了健商怒用甜甚的甜云紫县甜。系千个半百会
 ？即的料一县心的莫喜甜百只，舞贵甜天人，心的慈减的春香甜讲香
 。甜亦的夏一整整了甜俄一的甜千太五甜以甜甜定国

阿宝总是记得靖宁元年的那个初夏，自己一袭细布青衫，头绾双
 鬟，手中携着一只小小的包裹，从后头的角门走进了当朝太子的府邸。
 那年的夏天仿佛来得格外早。五月方过，天气却已经热得叫人难耐。角
 门口的那棵槐树上，蝉声嘶到精疲力竭。阿宝抬手擦了擦额角的汗，又
 回首看了一眼府门外的青天，京城的天澄净得没有半点杂尘，于是靖宁
 元年在阿宝的记忆中就永远是那样干净澄澈。

阿宝起初不过是负责浣洗府中下人的衣物，活计并不算轻，食俸亦
 谈不上丰厚。但不久管事的李嬷嬷和共事的姐妹便都知道了她是个没
 嘴葫芦，平素话极少，只会埋头做活，做人处事又和气温顺，便不由心上
 有了三分喜欢。若做完了手中差事，浣衣房的侍婢聚在一处闲话的时
 候，阿宝便也在一旁默默听着。侍婢们的话题无外乎府内的蜚短流长，
 自家的婚丧嫁娶，只是每每说到最后，便总会说起府中年轻的主人——
 当朝的太子。每到此时，她们中间的一人便满怀欢欣地讲起，自己那一
 次到中庭交送浆洗好的衣物，远远地看见太子一眼；旁人便会艳羡地
 讲几句毫无新意的话，反反复复地问个不停：“他生得黑还是白？”“他穿
 什么衣服？”“他瞧见你了吗？”在如此问问答答中，阿宝渐渐也就知道了
 太子的相貌是如何的英俊。侍婢们满目放光地讲，生为女子，如果能同

太子那样的男子同眠一夜，此生便再无他求。当然，阿宝也渐渐地知道了太子的乖戾，太子的喜怒无常，太子殿下的严苛，还有太子似乎并不被皇上宠爱，因此没有住在宫内，只是在京中建府，而太子异母兄长齐王的圣恩眷宠却是何等浓厚云云。然而她们说到这里，总是话锋一拐，叹息道：“可是殿下生得那样俊。”

当然浣衣的婢女们只能在脑海中想一想，她们中间大多数都没有亲眼见过太子，她们也清楚自己的一生与那样一个坐在云端的人物不会有半分干系。但是流云般的绮梦依旧浸润到了府内的每个角落，安慰着每颗青春的孤独的心。人无论贵贱，只有这颗寂寞的心是一样的吧？阿宝也就这般在太子府的一角洗了整整一夏的衣服。

立秋的一日，阿宝正要 will 将刚洗好的衣服晾起来，李嬷嬷忽然走进跨院，四顾一下，问道：“怎么只有你一个人？”阿宝抬头答道：“琼姐姐去了南院，别人都吃饭去了。”李嬷嬷见一时找不到人，想了一下，吩咐道：“那你跟我来，到上头送趟衣服去。”阿宝答应了一声，擦干净了双手，将一篓收拾好的衣物接了过来。

阿宝自入府以来，还未曾到过前庭，一路上看着两旁的景致，亦只觉巍峨堂皇。走到中庭交前庭的角门外，李嬷嬷嘱咐道：“我先把这里的衣服送到李孺人那边去，你不必跟过去了，就在此处等着我吧。”阿宝答应了一声，看着李嬷嬷走远了。

李嬷嬷将衣物交给了太子侧妃李孺人的贴身大丫头，二人又说了片刻闲话。待回到角门，看见衣篓仍在，却不见了阿宝，心中正在奇怪，四下里张望，忽见沿墙跑出一个侍，劈头便问道：“那个白净丫头是你管的吗？”李嬷嬷忙点头道：“你是说阿宝吗，她怎么了？”那小侍道：“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只知她闯下大祸了，她惊了殿下的驾。”李嬷嬷闻言，急得要发疯了，赶忙问道：“小倌，这是怎么回事？我只走开了片刻，她如何会冲撞殿下？”那小侍怒道：“什么片刻不片刻？真是你的手下人，你也脱不了干系，随我来吧。”李嬷嬷一时心急如焚，一脚深一脚浅跟着那小

侍绕到了不远的一处假山前，果然看见阿宝跪在地下，前面的石凳上坐着的，正是当朝的太子萧定权。那萧定权此刻手中正把着一柄折扇，抬起头来懒懒地望了那小侍一眼，问道：“找着人了？”那小侍答道：“是，是后头浣衣房里的。”太子咯咯一笑，道：“如今这府内真了不得了，一个洗衣裳的丫头都敢犯上了。”那萧定权却正如侍婢们素日传言，果真是鬓若刀裁，眉如墨画，一张面孔生得便若美玉碾就，此刻微微一笑，那面上真如流光溢彩一般。李嬷嬷却素知这位主人的脾气，吓得赶忙跪倒，连连叩头道：“这丫头冒犯了殿下，罪该万死。这都是老奴管教不严，还请殿下恕罪。”一旁的阿宝却突然插话道：“不干嬷嬷的事，我一人做事便一人承当。”急得李嬷嬷扭头怒斥道：“贱人，这儿哪里有你说话的分儿？还不闭嘴，求殿下开恩恕罪。”定权闻言，倒是笑道：“这丫头还真有几分骨气。算了，带下去打二十板子，孤这次就不计较了。”李嬷嬷心知太子此刻定是心情甚好，故而大发慈悲，急忙对阿宝道：“还不快快向殿下谢恩？”阿宝却跪在一旁，任李嬷嬷几次三番地催促，只是不肯张口。定权微微笑道：“你心里定是在想，我既要打你，你又为何要谢我，是不是？”阿宝还是不肯做声，李嬷嬷忙描补道：“殿下，她这是吓傻了。”定权却转眼间沉了脸，怒道：“去把杖子拿了过来，好好教训一下这个目无尊卑的奴婢。”那小侍擦了一把冷汗，连忙答应着过去了，片刻便带了两人过来，手中皆捧着竹杖。定权立起身来，慢慢踱到阿宝身边，用手中的折扇托起了阿宝的下颌，打量了她片刻，忽用拇指轻轻摸了摸阿宝颌下雪白的肌肤。阿宝不意他会如此举动，想着适才看到的模样，一张粉面顿时涨得通红。定权嘴角微微一牵，放了手道：“这丫头不知是傻，还是真有两根傲骨。若是如此，只怕打了她，她未必心下就服气。”又笑问阿宝道：“是不是？”亦不待阿宝回答，定权复又坐了，淡淡下令道：“下了她的衣裳，杖她。”两旁侍者答应一声，便走上前来拉扯阿宝。阿宝刚刚恢复的脸色一时又是血红，挣扎了两下，眼中泪下，低声

道：“奴婢知道错了，殿下恕罪。”定权见她连耳根脖颈都红得厉害，心中也觉好笑，问道：“当真？”阿宝泣道：“是。奴婢知罪，以后再不敢犯了。”这本是一桩小事，定权亦不再深究，起身挥挥手道：“杖四十，逐出府去吧。”

阿宝却只是哭泣，李嬷嬷生怕太子再怒，忙扯她衣袖道：“阿宝，快谢恩。”定权听到这话，转过身，突兀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阿宝迟疑片刻，低声答道：“奴婢叫做阿宝。”定权愣了片刻，又问道：“姓什么？”阿宝答道：“姓顾。”定权道：“你抬起头来。”阿宝依言抬头，隔了眼中的薄泪和初秋灿灿暖阳，只见身着北紫斓袍，头束莲花玉冠的太子^①，周身如罩了一层光晕一般，俊美得便不似尘世中人。定权沉默了片刻，吩咐身边人道：“去叫周午过来，查查她是谁带进来的，好生调教一下，今后让她伺候我来吧。”

待太子一行人走远，李嬷嬷方暗舒了口气，爬起身来，又扶起了阿宝，忽而怒道：“是怎么回事？”阿宝泣道：“我在门口等了多时，也不见嬷嬷回来，见四下无人，就想过去看看那边亭子。谁知刚走过来，就看见殿下在此处和一个女子……”支吾半晌，又接着说道，“我，我不知他是殿下，又怕又羞，转身就跑，先是被那个小侍喝住了，问我是什么人。我怕责罚不肯说，回了一句他管不着，殿下听见就怒了。”

李嬷嬷抚抚心口，念叨着：“你真把我的老命都吓掉大半条，素日见你这孩子最是温顺乖巧的，今天怎么如此的不识好歹？亏得殿下今日高兴，不然你不死也要脱身皮。”忽而想起一事，又奇道，“殿下本说要逐你出府，怎么一下子就改了口，竟还让你去上殿服侍？”阿宝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嬷嬷，我不愿去。”李嬷嬷叹道：“傻丫头，是你家祖坟上冒烟才有了这般泼天的福气，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你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难

①本文人物服饰妆束，风俗朝仪，基本采用北宋制度。但因为架空，同时也糅杂了汉、唐、明代的朝制、官制、称谓、风仪等。为避免时空混乱，所有典故、文献、历史人物事件，不引宋及宋后。

道你要洗一辈子衣服不成？跟着殿下几年，将来出息了，手头有了些体己，也好为下半生作打算，你不是说不想靠你那哥吗？只是阖府皆知，咱们殿下的规矩大得很，你可千万要知道眉高眼低，凡事多留几个心眼儿。”又一路向她絮叨了许多好话，回到浣衣房，众人知她要去服侍太子，都是又羡又妒，平素颇为要好的几个姐妹也不肯再与她多话。

近身服侍太子在外人看起来虽然荣光，阿宝却觉得还不如洗浣衣服自在。太子的规矩果然多得紧，头一件便是极爱洁净，不但自家一身装束衣痕崭崭，纤尘不染，更要几上案上，凡他看得到的地方，都不许着一粒灰。平素众人只能趁他不在的时候，见缝插针不停地到处擦抹。再则太子的脾气确乎不好，众人镇日里战战兢兢，连大气都不敢多透一口，生怕一不留神，便惹到了这个玉魔罗。阿宝一次为他奉茶，不慎溅了一点在书案上，太子正在写字，忽将手中的笔狠狠一掷，一幅快写好的字纸瞬时一塌糊涂。这本是他自己的事情，却一迭声便叫内侍将阿宝拖到屋外，打了二十竹篦。阿宝挨了打，忍痛依旧上去帮太子铺了新纸，开始磨墨。太子却又似并不生气了，只是含笑望着她，口中轻轻叫道：“阿宝，阿宝。”声音温柔，喃喃便如梦呓一般。阿宝并不敢应声，只是听了这声音，心中却是一酸。

如是挨过了秋冬，眼见着年关已近，府中的下人也轮番回到家中休假。府内总管周午不由问阿宝道：“这府中的人都轮了几遭，怎么你不回家？”阿宝答道：“我家里人不在京中。”周午拍了拍头道：“是了，我竟不记得了，你是河间府的人。”阿宝道：“是。”周总管亦不再多说，转身便做旁的事情去了。只是如此，因为众人轮休，阿宝当差的日子却排得比从前多了。

眼见到了腊月双二，定权正在书房内写上报给皇帝的请安奏呈，忽闻内侍进来报道：“殿下，张大人来了。”定权急忙撂下了笔，道：“快请进来。”又吩咐左右道，“你们都下去吧。”阿宝等答应一声，便退了出去。出到书房门口，便见一个文士打扮的中年人走了进去。阿宝悄悄间

道：“姐姐，这个人是谁？殿下待他怎么这般客气？”一旁的侍婢蕊珠向她卖弄，低声答道：“这是吏部尚书张大人，殿下平素和他最好。”见阿宝只是点点头，便不再多问，倒是有两分失望。

定权将那张尚书让进了书房，宾主见礼后坐定，定权开口问道：“如何？”张尚书知他所问何事，答道：“二殿下又往户部荐了一人，兵部两人。臣同左侍郎力争，终是压掉了兵部那两个。”定权点了点头道：“张大人费心。”又叹口气道，“齐王仗着圣上一向宠他，这些年愈发不将孤放在眼里了。先前母后在时还好，如今怕是皇上早存了易储这个念头，孤的日子也是愈发的难过了。”张尚书劝慰道：“殿下不必过于忧心，殿下毕竟是先皇最看重的嫡长孙，陛下就是不想旁的，这一点总是还要顾及的。”定权闻言冷笑道：“孤当这储君，不过也是仗着祖父当年说过的话——且我也一向没有大罪过。至于什么嫡长，恐怕也未必。如今齐王的生母是中宫，他才是皇上心里头的嫡长，谁还会想着我这先皇后的儿子？”张尚书见他又出此语，一时无言以对，半晌才道：“陛下与殿下终是父子同体，也必会存几分舐犊之情的。”自己也觉这话说着无味无聊，便又道，“臣等也誓死拥戴殿下。”定权倒似颇有两三分动容，唤他道：“孟直，我总是相信你的。”顿了顿又道，“只是父子不父子的话，今后就不要再提了。”张孟直不知道他是不是这几日入宫又受了气，只得应道：“是。”定权又问道：“那李柏舟空出来的位置，齐王可是有什么动作？”张孟直想了一下答道：“陛下一直说没有合适的人选，臣听朱大人说，齐王那边倒是荐过两个。”定权点头道：“我总还是要想办法推你上去的。”张孟直急忙答道：“谢殿下，只是此事不宜过急，如今那位子正是在风口浪尖上呢。”定权点头道：“你放心，孤省得的。”二人又说了些旁的，张孟直这才告辞了出去。

次日卯时未到，定权便要进宫去向皇帝请安。阿宝侍他穿戴紫色公服，见他端着一脸不悦之色。阿宝到他身旁亦是三月有余，知道他平素最不愿意进宫，手脚也不免比往日轻了许多。定权在宫门下了辇车，

入了前廷交中廷的永安门，便见从旁走过两个也是穿紫衣的人来。前头的一个国字脸，吊梢眉，眉宇之间颇有英气，正是定权的异母兄长齐王萧定棠。一旁同行的皇五子定楷，却是年内新封的赵王，亦是当今皇后的嫡出。当下兄弟三人见过礼，定棠笑问道：“殿下可是要去给父皇请安？”定权答道：“正是，既遇到了二哥五弟，你我兄弟不妨同去。”定棠道：“如此再好不过。”一路上三人低声说笑，倒是一派兄友弟恭的模样。

到得皇帝所居的晏安宫外，兄弟三人整肃仪容，恭立檐下。少顷，便有内监出来通报说皇帝召见，便将三人引入了内殿。因为今日是冬至，按制贺冬^①，并不设早朝，皇帝起的亦比平素晚了些，此时正在用早膳。见定权等进来请安，笑道：“起来吧。你们都还没用过早膳吧，过来陪朕一起吃吧。”定权三人谢恩后坐定，方要举箸，忽见珠帘一动，一个身着大红上襦，碧色销金长裙的女子含笑转进帘内，高髻上一转儿插着十数只花头金钗，左右一顾盼，只觉脂荣粉艳，明丽照人，这正是当今的皇后赵氏。太子三人复又起来见礼，皇帝见她笑道：“你总算是插戴好了，我们都不等你了。”

赵皇后睨他一眼，朝他虚虚一拜，笑道：“臣妾老了，不这般严妆，哪还入得了陛下的眼啊。”皇帝笑道：“却又来，朕的梓童哪里会老。”皇后微微红了脸，嗔道：“陛下，孩子们都在这跟前呢。”皇帝只是笑而不语，待皇后入座后，定权三人方又坐下。定权知道昨夜皇后定是一同宿在这晏安宫中，一时不知为何，只觉喉头微微发堵。皇后悄悄看了他一眼，笑问道：“太子一早从府中过来，可是辛苦了。”定权忙躬身道：“儿臣不敢。”皇后又向齐王赵王二人笑道：“你们也是，难为一大早就起来，多吃些吧。”定楷笑道：“儿臣不敢欺瞒父皇母后，昨夜在宫内多耽了会儿，结

^①冬至节是汉代才有的，也是汉代的法定节假日。文中写的贺冬也是汉代制度。《后汉书》云：“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所谓冬至大过年，自唐以降，冬至就成皇室祭祖的大日子。至于后文中萧家四月祭祖，那是作者的胡扯，大家无视就是。

定权

果宫门下匙，儿臣就宿在宫内了，还请父皇恕罪。”皇帝闻言皱眉笑骂道：“真是愈大愈没规矩了，如果不是今日过节，看朕怎么教训你。你就不会学学你二哥？”定楷只是涎皮赖脸笑道：“儿臣知错了。”

皇帝复问了定棠前日去南郊犒军的事情，又问定楷近来读书可好。定权见他们夫妻父子，一派雍雍睦睦，反衬得自己如外人一般，直觉骨鲠在喉，嘴中亦是如同嚼蜡。皇后笑着转了一眼席上，给定权布了一箸菜，道：“太子多吃些。”定权起身道：“谢娘娘。”皇帝闻言，却顿时把脸一沉，怒道：“母后便是母后，你只该打嘴！”定权赶忙垂首肃立，并不说话。皇后笑劝道：“陛下，今日过节，您就别吓唬他们了。”皇帝将手中牙箸啪的一声撂在桌上，道：“你既不饿，便先出去吧。”定权躬身恭谨答道：“是，儿臣告退。”转身出了殿门。皇后将筷子捡起，重新放入皇帝手中，道：“陛下这又是何必，太子又不是有心，不过是转不过口而已。”皇帝怒道：“你不必替他说话，你瞧他那张脸，一副天下人都亏欠了他的样子，他眼里可还有朕？”皇后叹了口气，亦不再多劝。四人仍旧接着用膳，一时间默默无语，只是定棠定楷偷偷互看了一眼。

定权退到外殿，知道晚上宫中有宴，并不敢出宫。又怕留在晏安宫中复惹皇帝生气，便到了本该是东宫所在的延祚宫。这延祚宫在晏安宫的东南边，挨着宫墙，又正夹在内廷和外廷之间。他自七岁出阁，一直到十六岁元服大婚之前俱是住在其中，此后虽出宫建府，这东宫倒也并没有改作他用，就此空了出来。定权今日确是起得早了些，适才又没有吃好，此刻便唤了一个内监过来，叫他随便弄了点点心，吃过后倚在椅上歇息，迷迷糊糊地也便睡了过去。因为平素没有人住，殿内并不拢火，定权睡梦中只是觉得寒冷。迷蒙中似又见到一张熟悉面庞，臻首蛾眉，凤目朱唇，两颊贴着金点翠的花钿，怀中抱了一个小小孩童，望着他展唇一笑，那靛上的花钿随那笑容幽幽一明，旋即又灭了。定权急得只是要去寻，却觉得四顾茫茫，再不见人影，只觉得又是孤单又是失望。待得怔忡睁开眼睛，方发觉浑身已冻得冰凉，四肢也坐得木了，起身走到窗前望了望殿外，见天上竟已飘起了星星小雪，只是不知究竟睡了多久，亦不知己是什么时辰。初睡起身，只觉得心惊肉跳，头脑也是昏昏沉沉，想起适才梦境，心内又复怅怅。

正思量间，忽闻殿外有人问道：“殿下可是在此？”守殿门的黄门答道：“是，殿下此刻正在殿中。”话音一落，便听囊囊

脚步声渐近，入得殿内，却是皇帝身边的常侍王慎。那王慎见了他，忙上前道：“殿下可叫老奴好找。殿下快去晏安宫，陛下叫您呢。”定权忙问道：“可知是为了什么事？”王慎看他一眼，作难道：“这老奴却不甚清楚，殿下去了不就知道了？”定权无法，只得随着王慎去了。一路望天，却是铁青之色，那霭霭层云压在头顶，更似添了几分阴冷，只教人觉得喘不过气来。定权忽然问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王慎答道：“回殿下，已经快交未时了。”定权不知自己一觉竟睡到了这个时候，一时只觉得头疼，又问道：“齐王现在何处？”王慎一愣，方道：“齐王和赵王在皇后那里。”走了两步，想了想终是又道：“殿下到时总是顺着陛下的意思回话，节下千万不要置气就是了。”定权听了这没头没尾的话，心中却是一沉，也不复多问，只是默默前行。

清远殿的侧殿便是皇帝的御书房所在，定权肃了肃仪容，入到殿内，朝皇帝跪倒报道：“儿臣给父皇请安。”皇帝手中正抓着一份奏呈，并不理会他。定权半日不闻皇帝叫起，抬首又叫了一声：“父皇。”皇帝手一扬，那奏呈滴溜溜地便横飞了下来，啪的一声撞在定权右颧上，接着又是几本，扔到了御案底下。皇帝冷笑道：“太子自己看吧。”定权拿起那奏本，打开略略一看，却都是左右都御史劾同参劾自己的，为的也皆是数日前决狱时赦了几名罪员的事情。定权心中一凛，这时才觉得颊上星星作痛。方欲分辩，忽见那奏呈内一句写道：“东宫仰庇于先帝爱幸，不肯稍加自点，擅权预政，去岁以严刑律之由，罪李氏一门。今复纵其私党，弄三尺于股掌之中。如是种种，唯愿陛下明察之，匡导之，则此社稷之幸也。”又瞧了瞧折下署名，略一思忖，心下已然明了，不由暗里冷笑一声，合上了本子，低头不语。只闻头顶皇帝森严发问道：“你怎么说？”定权答道：“儿臣知罪。”只是语气漠然，眼睛也只索平平望着那案前帷幄，一动不动。皇帝平素最厌恶他这副样子，怒道：“怎么？你若觉得委屈，不妨爽利利说了出来。”定权只是淡淡道：“儿臣不敢。”王慎亦是瞧着定权从小长大之人，知他愈是如此，皇帝怒气愈盛。偷眼瞧向皇帝，果见他嘴角

抽动，显然是已怒到了极处。一时间父子二人僵持，殿内诸人也皆噤若寒蝉，只听得雪粒子打在檐上砰砰有声，檐下铁马也叮咚作响，雪下得愈大了。

定权如是对峙了半晌，才闻皇帝吩咐道：“备杖。”王慎一惊，语中求乞道：“陛下？”皇帝冷冷道：“他既认了罪，自然便有罚他的规矩。去传杖来！”王慎道：“陛下，今日节庆，陛下就是要责罚，也不妨过了今日再说。”皇帝怒喝道：“下去！此处可有你置喙的地方？”王慎无法，偷偷望了定权一眼，只得匆匆去了。定权跪在地上，一双眸子垂着，面上仍是云淡风轻，仿似此处便根本没有自己的干系一般。不过片刻，掌刑的内监便排好了刑杖。定权见来的都是宫正司的人，却知宫正司离这晏安宫并不算近，看来今日这排场是早已预备下的。想到此处，不由轻轻一晒，心底却是一脉冰凉。

因定权今日着的是公服，照着本朝家法，却不能穿着朝服官服受杖。此刻便有内侍托了鎏金漆盘上来，要帮定权除冠。定权面露嫌恶之色，侧首避了过去，自己动手将头上戴的折脚皂纱巾摘了下来，放入了盘中。又伸手去除腰上玉璧，却觉今日的佩璧钩得甚紧，两次都没能解下来。定权忽然想起，这本是阿宝为他系的，阿宝一向如此，自己还曾因这事呵斥过她，此刻思及却无由地觉得有些好笑。想着默默解了通犀金玉束带，又除了外服，两旁执杖的内监见他预备停当，欲上前来搀扶，定权扬手避了过去，朝皇帝叩首问道：“父皇赐杖，儿臣恭领。只是儿臣愚钝，不敢请教父皇，今日杖责儿臣，用的是国法？还是家法？”

众人皆是一愣，皇帝闻他诘问，本是大怒，一只手便欲攥拳拍到案上。一转念，却又慢慢撒开了手，道：“你若定想知道——既是没有去宗正寺，便算是家法吧。”定权微微一笑道：“谢父皇体恤垂怜。”这才站起身走到刑凳前。他素性爱洁，又极修边幅，此刻只着了一袭中单，也是浆洗得雪白挺括。王慎却知道太子问话的意思，年底决狱时赦个把无大罪的官员，本是他权限内的事情，虽若是认真追究起来与律不符，但却早

已是朝中私下的成例，众人皆心知肚明。今日本就是皇帝发难，若算是按律治他，则齐王往素亦有此例，皇帝却并未深究过。若是按私治他，就只能算他个不经上报，僭越逾矩，则杖责过后便不能再追究他的过错。想来皇帝亦是思及此处，才作了如是答复。王慎想得明白，看着这父子二人，不免也暗暗觉得心寒。

定权走上前去，伸手抹了抹那黑色刑凳，又瞧了一眼自己的手指，这才俯身下去。那内监向前跪倒问道：“请皇上的旨，杖多少？”皇帝淡淡哼道：“只管打就是了，打到他肯真心知罪为止。”后头一句却是说给定权听的。那内监答应一声，着人压了定权双肩双足，定权心中只觉厌恶非常，索性闭起了眼睛。只闻身后刑杖夹了呼呼风声，便重重挞落。本朝的标准常行杖皆是荆木所制，围本应是三分二厘，责罚宗室时用的却是二分二厘杖。饶是如此，定权依旧痛得浑身一颤，只听那掌刑内监悠悠报出了一声数来，声音甫落，第二杖便紧接着击了下来。

定权虽素来不为皇帝宠爱，却也一向养尊处优，从未吃过这种苦头，此刻吃了不到十杖便痛到汗流浹背。他却要顾全面子，不肯呼痛出声，死死咬住了嘴唇。一时之间，殿内充斥着刑杖击打在皮肉上的沉沉闷响。定权额上冷汗涔涔而下，耳中闻得滴答几声小小清响，睁眼去瞧时，只见水磨金砖地上已落了数滴汗珠，接着一滴滑入眼角，便是一阵蛰痛。定权只想伸手去抹，却又动弹不得分毫，忽而一杖狠狠击落，不由痛呼一声，终于又死命忍住，那雪白中衣之上已绽出了一道血痕。如是反复箠楚，那杖痕一道道都透出了中衣，初时还能辨得出经纬，最后亦渐渐模糊成一片。辖制定权的内监只觉他方才一身还颤抖得厉害，若不用全力压服，便要跌下凳去，这时却也渐渐平静了下来。定权双手原是死死扣住那刑凳的边缘，指节都挣得雪白，此刻也不由缓缓松落。迷迷糊糊再听那杖声，只觉是从极远的地方遥遥传来，半分都不似是击打在自己的皮肉之上，一时心中只是觉得怪异非常。那荆杖再落下时，亦并不如先前一般痛到难耐，倒是胸口闷得发慌，几乎要透不过气来。